

研究論文

生死界面：與逝者的數字「交往」

姜紅、胡安琪、方俠旋

摘要

當逝者的社交媒體「互動」沒有伴隨其離世而消亡，如何理解這種跨越生死的傳播？研究選取李文亮微博為個案，以社會心理範疇的「持續聯結理論」(continuing bonds theory)為視角，採用計算傳播研究中的結構主題模型和語義網絡分析等方法展開分析，試圖描摹並理解中國文化語境下與逝者的數字「交往」實踐。研究發現李文亮最後一條微博評論可以分為悲傷紀念主題群和持續聯結主題群，其中持續聯結主題群佔比更高(約77.58%)；人們直接與李文亮的數字化身展開主體間性的日常交往；數字媒介統合了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對生後世界的多元想像，成為模糊又確定的聯結界面。媒介技術和文化觀念共同影響著個

姜紅，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學系教授。研究興趣：新聞觀念研究、新聞傳播思想史。電郵：jhxw2001@sina.com

胡安琪，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廣告學系講師，安徽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興趣：媒介與文化傳播。電郵：09040@ahu.edu.cn

方俠旋，安徽大學經濟學院統計學系碩士研究生。研究興趣：文本分析、數據挖掘。電郵：xfang0327@163.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1年5月14日。論文接受日期：2021年12月2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案中的持續聯結，與逝者進行數字「交往」的動因與延續生命有關。文章進一步引入「第三持存」(tertiary rétentions)概念討論數字媒介時代的「不朽」：不是個體靈魂或數據的永生，而是基於數字媒介交往的關係不朽。

關鍵詞：哀悼、社交媒體、數字「交往」、持續聯結、關係不朽

Research Article

The Interfa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Digit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eceased

Hong JIANG, Anqi HU, Xiaxuan FANG

Abstract

Some people continue to leave messages on the deceased's social media,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this kind of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inuing bonds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and previous case studies of “the last Weibo of the deceased Li Wenliang”, this study used structural topic models and a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in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 evaluate, describe and underst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with the deceased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comments on Li Wenliang’s last Weibo pos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topic groups. Most comments were classified in a continuing bonds topic group, accounting for the larger proportion (about 77.58%). People directly engaged in daily 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s with Li Wenliang’s digital avatar. Digital media integrate the various imagina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concepts of the afterlife, becoming a fuzzy and definite

Hong JI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ideas of Journalism,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thought.

Anqi HU (Lecturer). Department of Advertis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Xiaxuan FANG (Post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text analysis, data mining.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2 (2022)

interface. In this case, continuing bonds are shaped by media technology and culture. The greatest motivation for digital continuing bonds was related to continuing life. This study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tertiary réentions to discuss immortality in the era of digital media, not the immortality of individual souls or data but the immortality of relationships based on digital interactions.

Keywords: mourning, social media, digital communication, continuing bonds, relationship immortalit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Jiang, H., Hu A., & Fang, X. (2022). The interfa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Digit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eceased.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2, 69–103.

致謝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當代中國新聞傳播話語範式的『實踐轉向』研究」(20BXW02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張皖疆、安徽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碩士研究生陳嘉琳等對本研究的支持幫助。感謝《傳播與社會學刊》編輯老師和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建議。

引言

「斯賓諾莎 (Spinoza) 曾經問過一個問題，身體能做什麼？有一件事很清楚——身體會死。但數據能做什麼？……數據可以永生」¹。Bollmer (2013) 這樣回答斯賓諾莎提出的經典問題，也引出國內傳播領域少有人研究的一個議題：死亡與數字媒介。作為物質的身體終將面臨死亡，但死亡又不僅僅與肉體有關。Walter 等 (2012) 曾把社會身份和社會互動的最終消亡定義為社會死亡。如同波德里亞 (Baudrillard) 在《象徵交換與死亡》中的論述，死亡可以不是「一個身體的真實事件」，而是「一種形式——可能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形式——主體和價值的確定性在這一形式中喪失」(波德里亞, 2012: 6)。從社會關係的視角來看，只有當身體的死亡同時意味著社交網絡的斷裂和社會互動的終結時，社會死亡和身體死亡才是合一的。實際上，很多時候兩者並不同步。「死亡在死亡之前開始，生命在生命之後延續」(波德里亞, 2012: 226)，這個過程與媒介有關。

文亮，聽說一年了。一年前你不認識我，我也不知道你；一年後你依然不認識我，但我已經改變許多。我永遠不會再是過去的我，而我的新生，是你給的，不煽情，也不做作，此刻只想說：謝謝你。

2020年12月30日15時55分，微博用戶「ZPXDXH」敲下這段文字(為保護留言者隱私，文中引用評論留言者微博暱稱由首字母縮寫代替，數字標註留言日期)，這是他一年間第1,877次在同一條微博評論區留言。彼時，該微博帳號的主人李文亮已不在人間，但其微博頁面的評論還在繼續增長。李文亮的微博並不是孤例，在「熊頓XD」、「走飯」等已逝用戶微博評論區，數以萬計的用戶在無聲地「互動」。傳播一方肉身離去，傳播卻並沒有離場。當傳播和死亡相遇，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種跨越生死的新媒介傳播實踐？

文獻探討

章戈浩(2020)稱死亡為「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一個盲點」，國內少有傳播學學者將視線投向與死亡相關的領域。國外部分以哀悼為主題的文獻涉及傳播媒介或傳播活動，不同學科的學者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研究在綫哀悼的議題。

在綫哀悼與悲傷表達

早期研究側重關注哀悼者的悲傷情緒，「形成了一個關注悲傷和支持的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框架」(Graham et al., 2013)。根據Stroebe(2001)的界定，悲傷(grief)指「逝者親友的通常反應，主要是對因死亡而失去親友的情感反應」；哀悼(mourning)是「由特定社會或文化群體的實踐形成的悲傷的社會表達或行為」。傳統意義上哀悼的過程幾乎等同於表達悲傷，哀悼研究中這兩個概念有時會混用。

在綫哀悼行為最早出現在專門為紀念逝者設計的數字空間(如數字墓地或紀念網站)，它們類似實體墓地的延續，互動性和參與性不強，與現實空間的對應關係更強(de Vries & Rutherford, 2004)。伴隨網絡應用的逐步普及，社交媒體成為人們接受他人死亡的悲痛空間。

在綫哀悼的出現基於特定社會背景，它打破了維多利亞時代後對死亡和悲傷的隔離(Walter et al., 2012)。Walter(1994)提出死亡的三個階段——傳統的、現代的和後現代的。現代社會私人 and 公共生活相對孤立地存在，哀悼者的身份被隱藏，對喪親的悲傷被定義為私人經歷，是其他人可以「支持」但難以分享的東西(Walter, 1996)。而後現代社會「垂死和喪親者的私人感覺成為關注點」(Walter, 1994, p. 41)，研究者認為社交網站的傳播促進悼念者悲傷的表達，互聯網為哀悼發聲提供了場所(Jalland, 2010)。很多研究探索了在綫悼念在喪親的悲傷情緒表達和療癒中的作用(Carroll & Landry, 2010; Leaver, 2015; Leaver & Highfield, 2018; Sofka, 2009; Willis & Ferrucci, 2017等)。如Harju(2014)認為用戶可以在綫分享死者對他們的意義，這為他們的悲傷找到一個出口。

在線哀悼與公共紀念

現代社會趨向於產生個人化的喪親者，互聯網似乎帶來一種回歸。個人屏幕後的數字空間變成了供親友共同哀悼的空間：親友可以相互交流，或者至少了解彼此的存在。在線哀悼者與其他人聯繫並分享與逝者有關的過往記憶，哀悼重新成為一種群體體驗 (Brubaker & Hayes, 2011; Brubaker et al., 2013; Furedi, 2004)，延續了對逝者的紀念。

「連接」(connection) 是互聯網的本質 (彭蘭, 2013)，通過網絡 (尤其是社交媒體) 的連接，悲傷從私人領域轉移到更大的公共領域。紀念逝者的頁面常被陌生人訪問 (Carroll & Landry, 2010)，在網上悼念從未遇見的人成為可能。社交媒體允許用戶聚在一起悼念有影響力的人，使他們的悲痛合法化，獲得支持和認可 (Harju, 2014)。參與或見證某位已逝公眾人物紀念的用戶可能達到數百萬人 (Arnold et al., 2017)。悼念者在數字空間書寫著公開的私人發言，構成了在線紀念的一種慣常形式。紀念研究的對象從固定的線下地點擴展到不受地域限制的線上儀式 (Klass, 2006)，線上儀式的探討重點也從專門設置的在線紀念場所轉移到個人的社交媒體。如 Goh 和 Lee (2011) 研究邁克爾·傑克遜 (Michael Jackson) 去世後 Twitter 上的悼念內容；Bingaman (2020) 考察人們如何通過社交媒體平台集體悼念籃球運動員科比 (Kobe)。研究者認為社交媒體已成為集體公共紀念的空間 (Gibson, 2007a; Moore et al., 2019; Walter, 2001; Walter et al., 2012)。不同於葬禮上的訴說，網絡表達延長哀悼者之間的社會互動，將私人沉思和親密表達的行為轉變為公開的傳播紀念；這些行為又似乎在共同為逝者創建故後「傳記」，與靜態封閉的悼詞不同，這種「傳記」可以持續動態地更新，且永遠保持著敞開的狀態。如同 Gibson (2007b) 對網絡紀念空間的描述，「它不在任何一個地方，卻又無處不在」。

在線哀悼與持續聯結

逝者留下的社交媒體留言區成為 2010 年以來在線哀悼領域的重點研究對象，研究數據多來自社交平台的用戶生成信息 (Carroll & Landry,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2010; Klastrup, 2015)。研究者發現社交媒體中的哀悼既是傳統儀式的補充，又發展出新的特徵，推動了哀悼儀式的演變。Brubaker和Hayes (2011)指出逝者的MySpace留言中有大量與逝者的對話，哀悼者之間很少交流。很多後續研究提到這一點，哀悼者與死者交談，而不是談論死者。Klastrup (2015)認為「R.I.P.」(rest in peace)頁面似乎沒有起到將哀悼者聚集在一起的作用。Cesare和Branstad (2018)發現Twitter哀悼評論者直接同死者對話，且對話內容是高度個人化和情緒化的。Moore等學者(2019)將使用社交網站哀悼的方式分為單向溝通、雙向溝通和不朽溝通，其中單向溝通指與哀悼親友的對話；雙向溝通指與他人討論死亡；不朽溝通(immortality communication)指繼續與死者保持聯繫。

理解不朽溝通現象，需要引入持續聯結理論(continuing bonds theory)。持續聯結理論由Klass提出，認為與逝者保持持續的關係是哀悼過程中建設性的適應行為。持續聯結理論挑戰了弗洛伊德式的現代哀悼觀點，指出與逝者互動不是病理性的，而是正常的。「悲傷的解決涉及倖存者與死者保持的持續聯繫……這些持續的紐帶可以成為倖存者生活中健康的一部分」(Klass et al., 1996, p. 22)。目前持續聯結理論被廣泛地用於理解各種親密喪親關係(如Field & Friedrichs, 2004; Field et al., 2009; Foster et al., 2011)，也正經歷從個體心理到社會關係的視角轉變。Klass (2006)曾呼籲持續聯結的研究重點「是與死者聯繫的社會性質，而不是個人的悲傷反應」。Howarth (2007, p. 211)指出，如果將聯結定位在死者的頭腦中，它似乎是「想像的」而不是「真實的」；但如果強調人們如何理解和參與世界的社會學視角，問題就是人們如何根據他們認為「真實」的和對他們有意義的認知來行動。

持續聯結理論起源於對東方傳統文化經驗的觀察總結，持續聯結並不是全新的現象(Marwit & Klass, 1995; Moss, 2004)，從遠古時代哀悼者就開始與死者交談，人們會年復一年拜訪親人墓地，人們能夠感覺到逝者的存在並認為與他們的對話是有意義的(DeGroot, 2018; Klass & Walter, 2001; Shuchter & Zisook, 1993)，但這種交談通常是私下的。網絡媒介的連接性使持續聯結從私人領域進入了社會公共領域，社交網絡哀悼者將逝者當作社會行動者(Roberts, 2004)，長期的依戀和持續

的聯繫可以保持並被觀察到。逝者生前的數字痕跡可以無限期地徘徊在網絡中，哀悼者可以隨時進入某個「數字空間」直接和逝者說話 (Carroll & Landry, 2010)。圍繞死亡和哀悼的儀式和傳統是社會文化結構的一部分，每個社會都有一套規範和習俗，考慮到信仰體系和不同的文化情境差異，會產生多元的聯結形式 (Root & Exline, 2014)，研究者認為不同的傳統觀念會生發和固著有差異的生死聯結文化敘事 (Cadell et al., 2020; Lee, 2014)。

爬梳在線哀悼相關文獻，會發現研究集中於三個領域：悲傷表達、公共紀念和持續聯結。悲傷表達的討論更偏向個體體驗和心理療愈話題，公共紀念的討論更偏向群體互動和集體記憶書寫話題。這兩個領域展現了網絡媒體時代個人悲痛表達從私密轉為公開的趨勢，死亡本身、哀悼行為不再與社會斷開，互聯網成為連接哀悼者的媒介，將逝者看作哀悼活動的對象。持續聯結理論代表了另一種變遷，哀悼的目標從通過哀悼（包括悲傷表達或紀念）與逝者分離，轉變為哀悼可以是與逝者持續展開對話的漫長過程。聯結的雙方不是二元對立的主客體，生者持續體驗死者的存在，與死者的不朽溝通是主體間性的。

上述研究的案例幾乎都來自 MySpace、Facebook、Twitter 等平台，基於西方社會背景用西方文化框架解釋研究結果。國內本領域研究相對較少，如李紅濤和黃順銘 (2017) 研究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期間由南京媒體主導的互動式的線上紀念活動；吳星星 (2018) 基於對已逝漫畫家熊頓微博帳號留言分析人們面對生命離去的哀痛過程，研究微博用戶的哀思表達；周葆華和鍾媛 (2021) 以李文亮微博評論區為例，分析社交媒體時代對公眾人物的網絡集體悼念，提出「延展性情感空間」概念。但相對來說，為數不多的國內研究多以悲傷表達或公共紀念視角理解與逝者的傳播，持續聯結視角較為缺乏。從持續聯結理論正面開放的態度出發，或將豐富我們對國內在線哀悼的理解。

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文獻的討論，本研究企圖探討國內社交媒體中的在線哀悼，希望從持續聯結理論切入剖析個案，回答下列問題：（一）李文亮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去世後，人們在他最後一條微博的評論區說了什麼？評論區留言的主題是如何分佈和變遷的？（二）人們在李文亮微博評論區對誰說話？向何處言說？（三）人們為什麼在逝者離世後繼續評論逝者的微博？如何理解中國文化語境下的此類傳播實踐？

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

基於影響力和特殊性，選取「李文亮微博」作為分析案例。李文亮，中國共產黨黨員，生前係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師，工作中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引發肺炎不幸去世²。2020年2月1日李文亮在個人微博發佈消息：「今日核酸檢測結果陽性，塵埃落定，終於確診了」，成為他面對公眾的遺言。六天後李文亮去世，這條微博並沒有「塵埃落定」，其評論以日均千條的數量活躍增長，匯聚超過一百萬條留言，生成為中文互聯網世界的一道奇觀。這個以「xiaolw1」為名的微博世界，不僅留下李文亮生前存在過的痕跡，也聚集了他逝去後延伸的交往。

李文亮微博是個跨越類型的複雜案例。其一，網絡身份跨越普通人和公眾人物。在線哀悼研究區分普通人和公眾人物，普通逝者的社交媒體往往匯聚小型而親密的哀悼群體，可能形成彼此支持的社區；公眾人物的哀悼者通常人數更多但以陌生人為主，哀悼者之間的連接不強，可能形成大規模又相對疏遠的哀悼空間。李文亮兼具普通人和公眾人物雙重身份，2020年1月30日實名接受新聞媒體採訪之前，他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名眼科醫生，在微博世界是一位普通用戶。新聞媒體刊出專訪後，他成為抗擊新冠疫情的公眾人物。其二，哀悼者群體跨越圈層。話題隨著官方介入調查、國內外疫情發展等各類事件在社交媒體的公共空間發酵，引發的反響廣泛，幾乎覆蓋全社會。這個案例可以向我們敞開國內逝者的社交網絡中幾乎最豐富的社會關係和傳播情形。

計算傳播研究

按照具體操作的流程，先後使用了計算傳播研究中的數據採集、詞類統計、計算機輔助文本主題分析、語義網絡分析、情緒和情感分析等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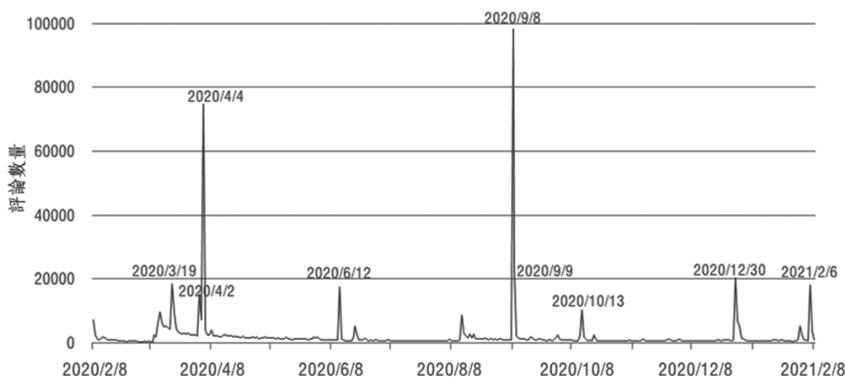
數據採集和預處理。研究者使用python編程語言撰寫代碼爬取李文亮最後一條微博評論區所有留言，完成數據清洗後，獲得文本1,242,667條（每條包含暱稱、內容、時間三個維度的數據）³。本研究聚焦生者與逝者的傳播現象，根據研究目標將分析日期選定為李文亮去世後一年（2020年2月8日0時至2021年2月9日0時），時間跨度367天共810,485條留言，獲得原始文本數據集用於後續分析，並進行文本分詞⁴、去停用詞⁵等預處理工作。

詞類統計。對文本數據進行初步分析，統計微博每日評論數以展示一年間微博評論活躍度的基本情況和變化趨勢。研究者根據評論熱度將評論量超過一萬的日期設定為特殊日（共9個，見圖一標註），其他日期設定為普通日，分別統計全部數據、普通日、特殊日高頻詞。

主題聚類和主題變遷。為了更準確地理解龐大的文本內容，採用無監督文本分析學習演算法結構主題模型（structural topic models，簡稱STM）對評論文本進行主題挖掘。STM由Roberts等（2013）提出，與傳統的內容分析方法不同，STM採用歸納的方法識別模式和主題，不是基於預先定義的框架評估資訊，而是從文本的辭彙分佈中生成不同主題再進行解釋性檢驗，是根據結果推斷而不是預先假設文檔的內容。因此研究者不需要提前指定主題，本研究數據集經過STM運算被劃分類別，經檢驗單個主題的品質較高。研究通過人工研讀與各類別高度相關的原評論文本，結合計算機給出的類別主題關鍵詞，推斷出各主題中心詞和特徵（過程中涉及相近類別的合併）⁶。根據STM主題流行度時間變遷圖描繪分析各主題隨時間的變化波動。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圖一 每日評論數量圖



語義網絡分析。運用KHcoder軟件根據文本高頻辭彙之間的相關性繪製關鍵詞共現網絡圖，觀察各主題內部及主題之間的共現關係。

情緒和情感分析。基於大連理工大學信息檢索研究室的情感辭彙本體庫，計算文本中的情緒分佈⁷，描繪文本七種情緒的變化情況。另外，在STM分析時加入情感二分類變量分析：基於Lyu等(2020)團隊構建發佈的疫情公開數據集「新冠肺炎情感分析數據集」(the COVID-19 sentiment analysis dataset)⁸，並由三位編碼員分別對原數據標籤重新編碼為積極或消極偏向情感後，結合機器學習的方法訓練模型，模型分類準確率高於80%，對數損失率.376。用訓練好的模型對本文數據進行二分類預測，得到二分類變量。

研究發現

日常的綿延：評論區主題分佈和變遷

網絡媒體消除了參與哀悼的地理障礙，方便用戶隨時與逝者接觸，在時間上擴展了哀悼過程。離世一年，李文亮最後一條微博的每日評論數呈現出一條綿延的曲線，代表著持續的評論熱度(見圖一)，平均日評論2,208.4條。每日評論數有很大的起伏，最高值出現在2020年9月8日、2020年4月4日、2020年9月9日、2020年12月30日等，

巨大評論湧入的日期錯落分佈在一年間。這些日期往往與當天的新聞事件直接相關，如2020年9月8日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舉行、2020年4月4日全國哀悼日等。

對STM模型定量結果歸納整理後得到9個主題，分別為：致敬(主題1)、懷念(主題2)、告別(主題3)、平日問候(主題4)、節日祝福(主題5)、告知資訊(主題6)、分享生活(主題7)、新的關係(主題8)和其他(主題9)。表一包含每個主題的特徵和評論原文示例。

表一 主題特徵和原文示例表

主題編號	主題特徵	評論原文示例
1	致敬	(1) ~ 感謝您當初的勇敢，我們守住了武漢，8月份的時候武漢已經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ZDHLBDDY, 2020-9-4) (2) 永遠銘記你的名字，李文亮醫生，致敬英雄 (F, 2020-9-9)
2	懷念	(1) 對不起，真的對不起，無能為力，對不起 (ZXX, 2020-3-19) (2) 懷念您永遠不會忘記 (AMSGXTY, 2020-9-9)
3	告別	(1) 一路走好！李醫生！ (KAQMRDFPYYYY, 2020-2-13) (2) 李醫生，走好。(P, 2020-2-18)
4	聯結— 平日問候	(1) 亮哥，早啊，今天錦州下雨了，天轉涼呢，你那邊冷不冷，照顧好自己哦 (ZXJYJ, 2020-11-18) (2) 李醫生你好，李醫生再見，李醫生晚安 (TZLCZ, 2020-4-4)
5	聯結— 節日祝福	(1) 李醫生白色情人節快樂 (W, 2020-3-14) (2) 今天是元宵節 記得吃大大的元宵哦 (DTBBSLA, 2021-2-8)
6	聯結— 告知資訊	(1) 文亮，湖北今天新增確診為零！疫情控制住了，英雄的白衣天使們都陸續開始返回了。望你在九泉之下知悉。(MXS, 2020-3-13) (2) 李醫生你的寶貝出生了，是個大胖子哦 (YMMBRZCL, 2020-6-12)
7	聯結— 分享生活	(1) 李醫生，我五月份的考試取消了好難受晚安李醫生 (SHMBRMSN, 2020-5-25) (2) 兒子今年小升初，搖號政策突然降臨，對於雞血幾年的我們打擊不小。(GDXRG, 2020-3-12)
8	聯結— 新的關係	(1) 今晚我的小夥伴邀請我一起吃飯，還問我願意吃什麼，我還沒回覆他們。我想邀請你，你想吃什麼？ (DSZJS, 2020-3-13) (2) 不知道現在你在哪裡，在幹什麼，是在天堂，還是已經變成一個胎兒回來了這個世界上 (2020-3-4) (3) 吃飯啦，你也要按時吃飯呀。過幾天準備打算炸雞腿，嘻嘻。(WXH, 2020-5-22) (4) 晚上好啊，李醫生。5.15晚11點58分，我的媽媽也去您那裡了，她是個慈祥的老人，請您幫我照顧她，謝謝您 (BN1, 2020-5-16) (5) 李醫生，請您保佑我。(QD, 2020-7-13)
9	其他	(1) 可歎！可悲！中國人，花了兩千年的時間終於找到了適合傳播不同聲音的方式，那就是樹洞。(HRJNZDDZH, 2020-3-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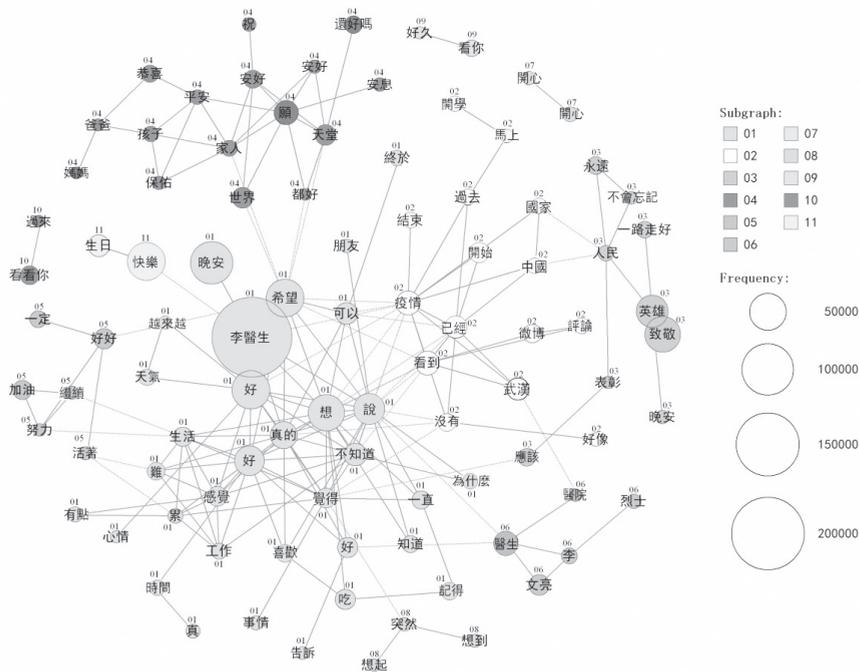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根據文獻整理和原文細讀，可以進一步將致敬(主題1)、懷念(主題2)和告別(主題3)合併為悲傷表達、紀念書寫主題群(共佔比約21.41%)。這三種主題情感屬性偏負面，類似於提供一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以完成分離的傳統祭奠儀式(賈曉明，2005)，表達和書寫背後指向的是與逝者的分離。例如，主題1主要是致敬英雄的論述，主題2大多在表達懷念和悲傷，主題3集中在告別送行。中國本有「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的傳統；遙遠的空間距離和陌生的真實關係使得「千言萬語，無處話淒涼」。紀念群體在留言區公開書寫私人發言，在網絡空間寄託無處安放的悲痛。以上三組主題均建立在對失去和分隔默認的基礎上，縱使有千般不捨和難過，終歸生死殊途。

主題4到主題8則不同，這一主題群留言的意圖不是分離，而是與逝者建立聯結，可以理解為持續聯結主題群(佔比約77.58%)。與Kasket(2012)的論述類似，逝者微博在連續性方面優於實體哀悼空間或網絡紀念場所，它留存著逝者生前的痕跡，而不是專門建造的新的地方；哀悼者溝通的對象是逝者的數字化身，而非他人創造建構的表徵。與其他主題相比，持續聯結的數字對話主題更加雜糅：包括日常的早晚請安、寒暄問候(主題4)，每一個特殊的日子送上祝福(主題5)，告知更新與對方有關的資訊(主題6)，分享自己生活中的瑣碎點滴喜怒哀樂(主題7)，甚至與逝者發展出新的「交往」關係(主題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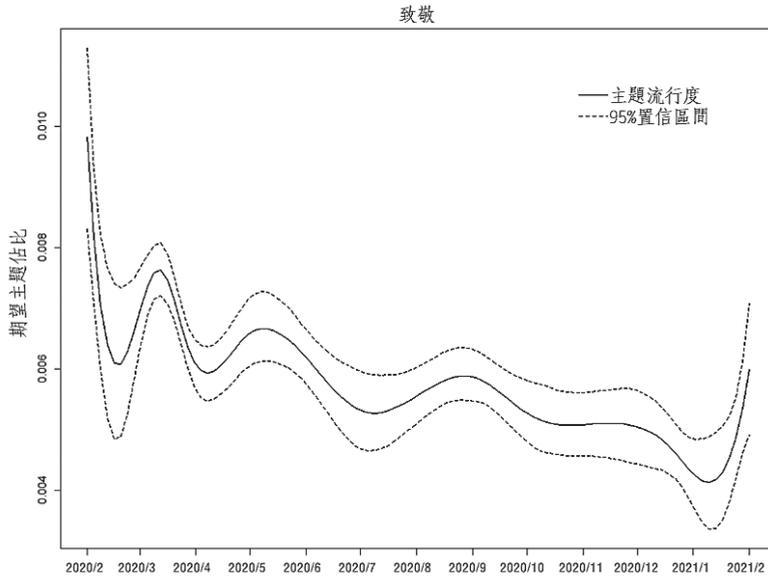
用關鍵詞共現網絡圖(圖二)可以演示不同主題群中最核心的話語表達。圖二中的6號、3號主題對應悲傷紀念主題群(核心詞為「英雄」、「致敬」、「人民」和「文亮」、「醫生」、「烈士」)，其他主題對應聯結主題群。出現最多的關鍵字是直接的稱謂「李醫生」，經常與「李醫生」同時出現的詞語並不悲傷，是「晚安」、「快樂」、「希望」等。

圖二 關鍵詞共現網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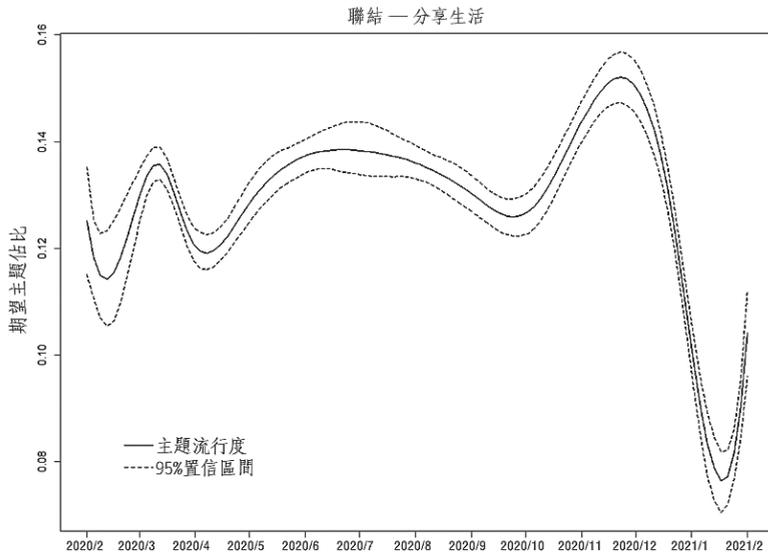


詞頻統計結果亦能證實關於主題日期分佈的推斷，由於特殊日評論量巨大可能導致分析結果偏差（如網絡語境中特指哀悼的表情符號「蠟燭」在2020年4月2日、4月4日出現頻次均位居榜首），按照研究設定分別統計全部數據、普通日（評論量一萬以下）、特殊日（評論量一萬以上）高頻詞詞頻（見圖三、圖四、圖五）。聯動分析三次高頻詞分佈結果，最大的區別是「致敬」、「英雄」這兩個與悲傷紀念有關的詞語，在特殊日出現頻次較高（45,328、31,312次，詞頻排第二、三位）；而普通日很少出現（6,871、1,850次，沒有進入詞頻前五十）。去除三次詞頻分析均列榜首的標誌性稱呼「李醫生」，普通日出現最多的詞為偏日常表達的「今天」（54,949次）、「晚安」（53,612次）和「希望」（42,636次）等，這些接近聊天的生活用語揭示出普通日留言的特質：偏向日常交往，或向逝者訴說自己最近的動態，或與逝者進行情感的連接等。

圖六 主題流行度時間變遷圖 (Topic 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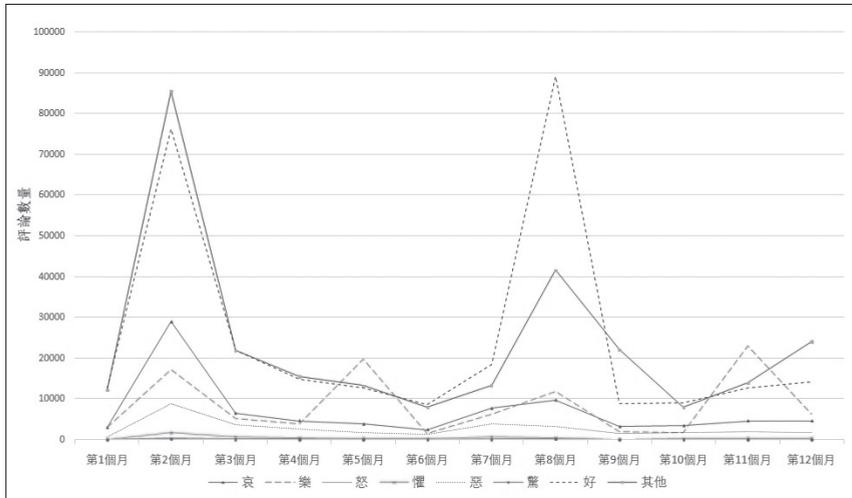


圖七 主題流行度時間變遷圖 (Topic 聯結—分享生活)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圖八 情緒變遷圖



與國外相關研究結果類似，李文亮微博評論區裡的主題包括持續聯結和悲傷紀念。基於研究視角和篇幅所限，下文對後者不作過多討論，而是將重點放在佔比更多且綿延持續的聯結主題群。持續多於斷裂，聯結多於分別。這種聯結是動態的，並不止於告別和懷念的日子。這種聯結是積極的，STM情感二分類變量顯示，約74.8%的留言情感偏正面。評論區很容易看到這樣平常又明亮的文字，連接著生者與逝者，如同他們在同一個世界：

李醫生今天好呀，明天就要去新的地方上班啦，有點擔心有點害怕，但是還是得賺錢呀哈哈，希望你在天上能開開心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吃自己愛吃的菜……(ZZDMK, 2020-10-22)

文亮哥～文亮哥～文亮哥～我北航提前面試過了哦～啦啦啦啦，當時還跟你說緊張的不行，嘿嘿，簽到的時候手都哆嗦呢！(CXRA, 2020-9-28)

「我來看你」：持續聯結的交往主體

梳理評論原文會發現，有三個概念在評論留言中反復出現：「豐碑」、「哭牆」和「樹洞」，它們代表了部分網友對逝者微博性質的概括。這種較為統一的說法可能源於媒體報導，自媒體報導李文亮微博評論區的新聞常常會提及這三個概念。周葆華和鍾媛(2021)也使用了後兩種概念，提出「從『哭牆』到『樹洞』的情感延展」。如果說微博評論裡的悲傷紀念主題群對應著「豐碑」或「哭牆」，是對實體哀悼空間的彌補，是實體墓地的替代，是在特定日期承載哀思表達和展示公共紀念的牆或碑。那麼，持續聯結主題對應著微博用戶匿名傾訴內心秘密的「樹洞」嗎？這似乎並不準確。

與樹洞不同，持續聯結溝通有明確的對象：「你」。Kasket (2012) 研究 Facebook 發現，人們會更直接地稱呼死者為「你」，而不是「他」。在本研究的數據中，「他」出現的頻次同樣遠少於「你」，有 66,822 條評論同時包含了「我」和「你」。這些評論有的「從你到我」：如先告知你的事情再聯想到自己類似的事務，「李先生，你兒子出生啦！要快樂呀！明天我也要去辦件大事啦！」(LHZZ5, 2020-6-12)；從你提過的事物講到我目前的境遇，「反正你也喜歡小龍蝦，今晚吃了，來這裡告訴你味道不錯…… 晚安，李醫生」(CGZM, 2020-7-27)；從你生前的愛好到彙報我的好消息，「知道你喜歡看慶餘年第二季還有一年就要播了…… 李醫生我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我的語數英專業課其他課都過了……」(LBMYCZ, 2021-2-6)。有的留言「由我及你」：由我的消息到你的過往，「李醫生，我畢業了，可是馬上又開始讀研了，突然覺得我和您的求學之路好像，您在那邊過得還好嗎」(OSHJJ, 2020-7-10)；由我的辛苦到你的不易，「李醫生！！做老師真的好累奧，但是做醫生應該更累叭……」(WZDWDPN, 2020-9-12)。這些你我交融的語句並不是對著一個沒有靈魂的樹洞單方面倒灌式的訴說，而是與特定對象言說的對話。同時存在、相互觸發的敘事句式代表了一種主體間性的溝通。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持續聯結不同於自說自話地獨白，傳者是將逝者當成可以收到甚至可能回覆的對象。傳者將逝者看作社會行動者一般保持聯繫，在對話中延續逝者的生活乃至期望與逝者發展新的關係。在只看文本的情況下，甚至很難區分它與生者之間交往的不同：會閒聊串門，「來看看你，喝茶聊會天如何？」(IL, 2020-8-22)；會邀約，「李醫生早上好，跟我一起去晨跑吧！」(CP6, 2020-9-29)；更多的是分享自己的生活，「我在學校遇到了心動的人，特意來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悅哈哈哈哈哈」(FCGDQY, 2020-5-16)；「老李啊！被你種草了德克士的手槍腿後，剛好今天德克士買一送一，手槍腿也是……」(XQYO, 2020-6-18)。這些評論是公開可見的，又是私人語境的。微博在社交媒體中相對匿名、兼具一對一溝通和一對多廣播的功能，這些特質為用戶間溝通提供簡單又相對低風險的通道，塑造了與逝者直接親密對話的可能。

絕大多數互動的網友與李文亮素昧平生，他們的直接連接建立在李文亮去世後，親密的「交往」如何被觸發？Kasket (2012)認為逝者生前的個人資料最能讓人聯想到真實的人。不需要其他人來促成聯結，生前的個人資料和活動痕跡可以有力地促進生者和死者之間的聯繫和交流。藉由2011年到2020年的2,014條微博，李文亮為自己構建了一個生動的數字化身，生理身體消失後數字化身仍然存在。李文亮在微博的化身是個性親和有趣的普通人，時常轉發數碼產品測評和抽獎，喜歡吃炸雞，愛看電視劇《慶餘年》，會吐槽車厘子太貴……評論區很多對話關鍵詞直接圍繞著李文亮生前微博的情境內容展開，或基於對數字化身表現的形象個性展開。微博空間作為逝者存在的場所，代表逝者人格的延伸，實現了一部分主體與數字媒介物質的互嵌。

「這個微博永遠在，只是微博的主人換了一種方式和我們互動了，李醫生您好」(TGDNJ, 2020-9-28)。就像微博用戶「TGDNJ」詮釋的這樣，李文亮的評論區裝載著特殊的人際互動，交往虛實相間。儘管了解無法收到回音，卻仍然持續地傳播，期待或者說想像著互動。有些互動還在期待中，「好幾天沒來和你說話了收不到回應還要不要堅持一下呢？最近完成了一些任務感覺心態好一點了……明天還要上課晚安啦」(BLBLY, 2020-11-3)；有些互動在想像中已經發生並對生者產生

了切實的影響，「李老師，今天過得咋樣啊，自從上次哭了一回之後，壓力釋放了不少，一定是你在給我鼓勵。謝謝呀」(SCA, 2020-9-24)。

「那邊」「還好嗎」：持續聯結的物質定位

持續聯繫不僅是基於精神、情感和想像的內在心理活動，還依賴著外在物的定位和維持。眾多微博用戶在直接與李文亮交談時，交談對象逝者應該在某個地方（至少有一個模糊的地址範圍）以某種方式存在。微博似乎是連通陰陽異界的界面，發信人在這邊，收信人在那邊。那邊在哪？那邊是什麼樣的？基督教或後基督教社會中最容易為逝者找到的安息之地是天堂(Walter, 2015)，會自然地把網絡媒介比作連接上帝和人的「天使」(Walter, 2011)。國人文化觀念中對生後世界的想像更加豐富，至少可以從文本中歸納兩種類型：有明確定位的「天上或冥界」和方位並不清晰的「那邊」。

天上或冥界。上天為神，下地為鬼。中國人天上或冥界的概念受佛教、道教文化及民間信仰等觀念的影響，「形成合流之勢融合儒、道、釋三家文化因數」(邵穎濤, 2010)。「天上」的內涵異於西方宗教的「天堂」，它可以是一個空間概念，它在地球之上，宇宙之中，離地球不遠可以俯視眾生，也能欣賞宇宙浩瀚：「李醫生，春天又來了，你在天上多看看人間」(ZWFF, 2021-2-6)；「亮哥今晚有流星雨。身在天堂的你，一定看得比我們更清楚吧！大夥都沒忘記你」(TLSYD, 2020-10-8)；「天上」可以是道家的仙境，只有行善得道才能上天位列仙班：「古有關雲長，今有李文亮，希望李醫生位列仙班再佑中華」(GZSOLFZYXGS, 2020-5-7)；「天上」也可以是佛家的極樂世界，「願您得到佛力的加持和超拔，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與佛同在，阿彌陀佛！」(WGHDY, 2020-3-25)。與西方不同，中國鬼魂存在的世界並非自給自足、充滿永恆幸福的世界。冥界的世俗化程度遠高於「天上」：冥界居民之間可以傳話交友：「李醫生，在那邊認識我爸爸的話，記得給他說少吸點煙……還有，告訴他，我每天都在想他」(EXMM, 2020-3-12)；生者與處於冥界的逝者之間亦可實現資訊和物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質層面的交換，人們相信逝者可能通過一些超自然現象或夢境等方式引導和幫助活著的人：「你過得好的話就請托夢告訴我晚安亮亮」(KEKA, 2020-5-14)；也會許諾用燃燒的方式運送物質給對方：「每樣報紙都得給您買了燒過去」(HJSLX, 2020-3-19)。

那邊。「那邊」的空間方位不確定，確定的是「那邊」與「這邊」很相似。所謂「陰陽隔層紙」，中國傳統觀念對於「那邊」的認知是「在另一個世界繼續著某種生活」(彭牧, 2015)。孫向晨(2014)認為西方觀念中「無論是基督教式對生命的理解，還是海德格爾式的經典論述都蘊含了『生命的斷裂』」。而在中國傳統觀念中，死亡不是斷裂，而是延續生的方式，儒道兩家的生死觀都注重將生與死密切聯繫對待，「由生觀死」(費艷穎、曹廣宇, 2015)。如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可以理解為「知死」之前要先「知生」，莊子認為死亡是「生命不同時相的連續性演變」(魏孟飛, 2017)，「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這種從生到死的延續不是「基於人們抽象的想像與精神寄託」，而是由「深深地根植於日常生活的點滴細節」(彭牧, 2015)構成。在民間的樸素理解中，「那邊」就是這邊的「複製」(吳飛, 2009: 127)。李秉倫等(2015)提出，因信仰上對死者死後世界觀點的不同，華人哀傷與西方哀傷首要差異是會擔心往生者死後過得好不好。本案例中這種擔心同樣普遍，人們反覆地詢問逝者「還好嗎」？留言者掛念逝者在那邊的冷暖悲喜：「今天降溫了，你在那邊要加衣服」(JMMLSLR, 2020-3-26)；「天氣越來越熱了，記得要多喝水好好保重自己」(YSWBLYLH, 2020-5-16)；「有時喪喪的，你呢心情又怎樣？」(NGJZS, 2020-5-17)。留言者會擔心逝者的飲食起居：「李醫生早安，那邊可以睡懶覺嗎」(TLSYZDXBO3O, 2020-4-4)；「你在那邊吃飯了嗎」(HLXNG, 2020-5-3)；「亮哥再忙也要按時吃飯少熬夜多休息」(CY, 2020-2-14)。

中國文化對死去世界的想像是多元的，但在「由生觀死」觀念的統攝下，不同的生後世界都符合兩個特徵：一與人間有距離；二與人間相似。這兩點似乎也符合微博世界的特徵。彼得斯(John Peters)指出人們難以區別「和死者的亡靈交流」與用現代媒介「與遠方的生者交流」，因為兩者「在這一端看起來很相似」(彼得斯, 2017: 217)。互聯

網是一種「通過看不見的領域傳遞資訊的看不見的媒介」(Walter et al., 2012)，通過互聯網與逝者對話，更加接近同遙遠生者對話的感覺。有網友直接這樣說：「文亮，今天是你離開的第100天……身在遠方的你一定要多保重！」(WGHDY, 2020-5-16)。微博作為可交流的「遠方」的意象統合了中國文化傳統關於生後異世界的多重想像，成為連接逝者模糊又明確的空間入口。微博具有「弱關係連接」、「背對臉交互」等特點(楊曉茹, 2010)，是一個有限的人際互動環境，用戶之間的關注關係常常是不對稱的，允許不平衡的對話發生。與面對面交談或打電話不同，微博經常存在非同步發佈和非即時互動，普通用戶形成了對發言沒有回應、交流得不到答覆的心理預期。基於上述媒介技術特質而形成的行為慣習，會進一步增強和延長了「逝者是身在遠方的朋友」的感受，這種內在的感受保證並維持著外顯的聯結行動。

「讓你活著」：從空間的延伸到關係的延續

與傳統的悼詞、墓碑不同，社交媒體以公開展演和長期互動的方式維持生者和死者之間的社會和物質關係，社會互動的外延超過了對死者的紀念。這種媒介實踐啟發了我們對媒介的基本思考，過往很多研究認為媒介是身體在空間層面的延伸，包括麥克盧漢(McLuhan)的著名論斷，媒介是人體的延伸，而延伸等同於自我截除(麥克盧漢, 2011)。借用許煜的總結，「大概只有在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著作中，我們才將技術視為持存形式的時間。身體可以按照技術沿襲延伸，但只有通過時間，我們才能尋回存在狀態並將延伸置於疑問之中」(許煜, 2018: 210)。「持存」是斯蒂格勒理論中的關鍵概念：「持」，是抓住，「抓住那些正在流逝或已經流失的時刻」；「存」是留存，「存留在某一客體之中」(斯蒂格勒, 2012: 315)。斯蒂格勒在胡塞爾(Husserl)的基礎上提出了第三持存，如果說第一持存是當即的感受，第二持存是「接近想像的」回憶(斯蒂格勒, 2012: 23)，第三持存即是「意識的代具」，是對時間客體「某一痕跡的記錄」(斯蒂格勒, 2012: 50)。媒介作為第三持存物，是一種記憶的外化。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斯蒂格勒的第三持存提醒我們一個容易忽視的視角：除了空間維度的傳播，媒介承載著時間層面的傳承。通信技術和媒體的發展從根本上擴大了逝者在社會中的存在：印刷媒介書寫了逝者的歷史；照片使逝者影像可以無限期地繼續以物質形式存在；無線電所發出的聲音被解釋為逝者仍活著的證明(彼得斯，2017：237)；留聲機的發明可以重現逝者的聲音(基特勒，2017)。媒介技術會記錄那些不再存在的人留下的痕跡，在記憶層面延續生命。斯蒂格勒也曾從這一角度去詮釋他提出的「第三持存」概念，第三持存「可以被定義為『能夠免於死亡的特例』，它們將留存在記憶中，就像那些能夠超越自我、超越死亡、作為遺產而遺留下來的特例。通過這樣的特例，個體就能夠將其既已終結的不相符狀態以第三持留⁹的形式遺留給他的繼承人」(斯蒂格勒，2012：133)。生者所做的是通過持續的傳播創造共享的意義以維持「不朽」。只有當第三持存變「朽」，記憶層面的死亡才真正開始。

作為數字第三持存的新媒介沿著傳承的路徑走得更遠，不僅記錄痕跡，而且持續聯結著我們與逝者的「交往」。區別於傳統媒介，數字媒介時代的生命延續不僅關乎時間，不僅是痕跡或記憶的延續，更是關係的延續。數字媒介成為關係的持存界面。

連接：關係生命的生成

新媒介打破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謂「經驗的封存」，指向「連接的存在」，保持著「永久地開放，並維持潛在性回應的態度」(庫爾德利，2020：55)。新媒介的連接性與傳統媒介相比大大提高，數字作為一種通行的邏輯貫穿其中，盤根錯節地連接著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等，數字共通體的出現成為可能，甚至在當事人生理死亡後，連接仍然存在。曾經幾度，有坊間傳言李文亮微博評論區會被清空或被關閉，當時的留言表達出存在的擔憂，擔心生者與逝者連接的通道就此封閉：「李醫生，聽說今天晚上微博就會關閉，那我就找不到你了，希望你在那邊一切都好」(YMMM，2020-9-29)；「聽他們說您的微博即將關閉，不能過來和你說說話了」(CQ1234，2020-9-18)；「微博本

月底要關閉了，亮哥你去哪裡」(RYSH111, 2020-9-6)。人們擔心連接的斷裂(微博的消失或封閉)意味著逝者真正的消失，人們與逝者的交流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了讓逝者像活著一樣存在：「聽說你還在這裡活著，希望可以永遠地活下去」(F, 2020-3-15)；「接力的方式讓你活著」(XXCDMG, 2020-3-13)。當微博和評論區還在，就能近似地認為李文亮還存在。微博評論區關閉，李文亮才開始真正「不在」。

李文亮的個案揭示了新媒介時代逝者如何在活著的人的生活中保持一種社會存在和意義，這種存在和意義可以作為內在感受來體驗，也可以影響外部行動乃至社會關係。聯繫開篇提到的「社會死亡」概念，由於失去與社會的連接，社會死亡者不再被看作積極的行動者。相反，處於連接網絡之中的生物死亡者仍有可能繼續對活人產生影響。當作為關係持存的新媒介猶在，提供互動的可能性，肉身的死亡便不同於社會交往網絡的終結，死亡的過程在數字媒介的加持下被延長。這種逝者的社會存在揭示了存在的關係性，是比肉身更長久和更流動的存在。不同於傳統媒體，數字媒體「一直在」且「到處在」，經由數字媒介的連接是「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的日常實踐」(斯蒂格勒、楊尚鴻, 2020)，幾乎任何用戶都可以隨時隨地訪問逝者的數字頁面並互動，數字生命因關係的「可連接」而「存在」。傳統時代，「死者的身體形成死者賦權的場所」(Hallam et al., 1999)；數字時代，數字界面持續生成著逝者的存在。

聯結：關係生命的共在

數字傳播的痕跡凝結成數字自我，通過生前的傳播，人的一部分自我嵌入數字媒介，成為人機共生互嵌的賽博格(胡安琪、姜紅, 2020)。數字化身在肉身永久缺席後保持在場，是賽博「幽靈」式的在場。從「幽靈」到生命，需要生者肯定逝者數字自我的人格並與逝者展開「交往」，逝者的數字自我是新媒介技術和社會行動共同交互作用的產物。生者與逝者的聯結(bonds)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指社會連接(connection)，第二層指緊密結合形成紐帶的特殊聯結(bonds)，有你我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合一的意味。也就是說，持續聯結不僅連接，而且聯結。活著的人繼續感覺到與死去的逝者的結合，這種結合「可以被描繪成兩個獨立物體之間的緊密連接，也可以被描繪成兩個緊密黏在一起的物體，它們變得不可分割，融合成一體」(Jonsson & Walter, 2017)。Lagerkvist (2017)曾說，我們這個時代社交媒體實踐的要點是自我的不斷連接。逝者生前自我暴露留下的痕跡是生者與其建立關係的起點，同時生者與逝者的交往也是將生者自己「傳遞到無處不在的連接的巨流中」，並不一定意味著「從外部收到聲音或渴望與他們交換」。

我看了你喜歡看的電視劇《慶餘年》情節真的引人入勝，等第二部出來我代你繼續看。我們替你努力活著，你和我們永遠在一起……(XXS007, 2021-2-8)

你是所有人，每一次想起你，我們就成為你的一部分靈魂(R3, 2020-3-27)

總會不時的想起您，然後搜索一切關於您的文章或消息。五個月的時間裡，我幾乎每天都會來這裡留言。銘記您的同時，也是在記住自己。(WZSYGPFR, 2020-7-9)

上述與李文亮的對話，同時是與自己的對話。哀悼者可能在內心深處感到與逝者不可分割，這種感受在社交媒體被放大了，通過虛擬的網絡空間召喚逝者缺席的在場，逝者保留了有形的存在。儘管生死異界，網絡仍然可以提供持續的外部聯結，逝者似乎同樣可以積極融入一些活著的人的生活。於是，讓你活著，也是讓我活著。主體界限變得模糊，延續你的生命，亦即延續我的生命。

持續聯結理論源自東方思想，同樣，中國傳統思想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新媒介延續關係生命的內涵。我們的存在不僅包含在個人有限的身體中，還與他人的存在密不可分，這折射出一種關係主義視角下的共在觀念。這種共在是「行動的何所由來與何所往」，正是逝者與生者產生共在意義的勾連本身使其成為社會行動者，「行動者和行動在本體論上是同時的」。聯結共在，是「在我的存在中固有地包含著他人的在場，就如同在他人的存在中固有地包含著我的在場一樣」(鄭震, 2019)。

與西方近現代主客體二元論的理論框架不同，無需打破二元對立的認知桎梏，「連接存在」、「你我合一」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更容易被意會。中國傳統文化擁有「關係生命」的基因，傳統儒家的「仁」、道家的「天人合一」等理念都將生命和關係結合在一起，宋明儒家程頤、程顥有「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的詮釋，梁漱溟也提出過「人是關係性存在」（尤吾兵，2013）。胡適（1919）曾經承襲和改造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觀念，提出「社會不朽論」：世間萬物交互影響，「小我」會死但「大我」不朽。這些論述都指向生命的超越性，是社會文化層面的超越。如前所述，新媒介實踐不僅可以被理解為空間的延伸或時間的持存，更可以被理解為關係的延續。於是，新媒介凸顯了具有超越性的關係生命的存在，數字「交往」的加入也更新了「社會不朽論」。

「斯賓諾莎曾經問過一個問題，身體能做什麼？有一件事很清楚——身體會死」。經過對李文亮微博評論個案的描摹和分析，或許我們可以這樣修正 Bollmer（2013）緊隨其後的問題和答案：如果身體會死，媒介能做什麼？……媒介可以使人不朽。數字媒介帶來的不是數據的永生，也不是靈魂的不朽，而是關係生命的不朽。

研究貢獻和研究局限

本文嘗試以「持續聯結」作為理論框架，探討國內社交媒體中與逝者溝通交往的實踐，從媒介技術和文化語境角度理解和解讀數字媒介哀悼，增加了中國在線哀悼研究的經驗材料。透過與逝者持續聯結的個案分析，結合並發展第三持存概念，從關係生命維度理解媒介與主體存在，有一定的理論意義。當然研究還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研究個案李文亮微博具有普遍性，也同樣帶有新冠疫情時期特定社會情境的特殊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闡釋的難度，也限制了研究發現的解釋範圍。其次，研究選擇「持續聯結」理論切入，在處理個案分析素材時著重分析與逝者「交往」的部分，對偏向「公共紀念」和「悲傷表達」類主題的文本未作深入論述，忽略這部分內容可能造成對個案的理解不盡完整。最後，研究採用的STM結構主題模型基於經典LDA（latent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dirichlet allocation) 算法，有時被認為更適用於長文本的分析，研究結果可能會因此產生一定程度的偏差。

註釋

- 1 原文為 Spinoza once asked the question, what can a body do? One such thing is clear—a body can die. But what can data do? In the discourses discussed earlier, data can live forever.
- 2 根據中國國家監委調查組公佈信息。
- 3 文中的數據爬取工作於2021年2月10日上午開始，2月19日結束，歷時10天。獲取的第一條數據時間為2021年2月10日09:57，最後一條數據時間顯示為2020年2月1日10:42，接近李文亮發佈微博的時間(2020年2月1日10:41)，已收集該條微博評論區在2021年2月10日之前的所有評論數據。
- 4 文本分詞使用python的jieba分詞模塊，根據評論內容在分詞詞典中添加部分與疫情相關的辭彙(如「希波克拉底誓言」、「葉克膜」等)。
- 5 本研究停用詞庫由百度停用詞庫、哈工大停用詞庫及四川大學停用詞庫等匯總而成；根據分詞結果，去除無意義的辭彙，如部分轉發微博用戶暱稱、無關地點等無意義資訊。
- 6 STM模型運算過程中，計算機先後嘗試八種候選方案(5個、10個、15個、20個、25個、30個、35個和40個主題的聚類模型)，對每種方案進行排他性和語義一致性(semantic coherence and exclusivity)評估，基於結果選擇最優方案(類別數確定為40)，進一步通過計算提取各主題關鍵詞。通過兩位研究人員研讀各主題分類下屬原文本發現，單個主題的品質較高，文本話題一致性較好。在人工研讀判斷的基礎上進行相近主題的合併：如將早安、晚安、問候你還好嗎、問候吃飯了嗎、問候天冷添衣等主題歸入平日問候類；如節日祝福相關話題在軟件直接給出的結果中佔據多個主題，如跨年、生日、元宵節父親節、平安夜萬聖節、情人節等，人工優化將這些不同的節日祝福話題合併為一類。
- 7 添加自定義否定詞庫，解決了含否定詞評論的情緒反轉問題；將不含情感詞的評論情緒定義為「平靜」，改善了原方法將其定義為「好」的情況。
- 8 該數據集結合了NLPCC情感分析數據集、情感會話數據集等，包括對21,173條微博帖子的註釋。

- 9 即「第三持存」，在《技術與時間3：電影的時間與存在之痛的問題》中，譯者方爾平將 *réttention* 譯為持留。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尤吾兵 (2013)。〈從「道德生命」論到「關係生命」論——生命論中「超越性」意義的應然轉向〉。《中州學刊》，第2期，頁90–94。
- You Wubing (2013). Cong ‘daode shengming’ lun dao ‘guanxi shengming’ lun— Shengminglun zhong ‘chaoyuexing’ yiyun de yingran zhuanxiang. *Zhongzhou xuekan*, 2, 90–94.
- 尼克·庫爾德利 (2020)。《媒介、社會與世界：社會理論與數字媒介實踐》(何道寬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 Couldry, N. [2012]. *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 Nike Kuerdeli (2020). *Meijie, shehui yu shijie: Shehui lilun yu shuzi meijie shijian* (He Daokuan Trans.).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Couldry, N. [2012]. *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2017)。《留聲機 電影 打字機》(邢春麗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 Kittler, F. [1986]. *Grammophon Film Typewriter*. Berlin: Verlag Brinkman & Bose.)
- Fulidelixi Jitele (2017). *Liushengji dianying daziji* (Xing Chunli Trans.).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ittler, F. [1986]. *Grammophon Film Typewriter*. Berlin: Verlag Brinkman & Bose.)
- 吳飛 (2009)。《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Wu fei (2009). *Fusheng quyiyi: Dui Huabei mouxian zisha xianxiang de wenhua jiedu*.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 吳星星 (2018)。〈用社交網絡與逝者保持持續聯結——基於3000條微博留言的內容分析〉。《新聞論壇》，第2期，頁72–75。
- Wu Xingxing (2018). Yong shejiao wangluo yu shizhe baochi chixu lianjie—Jiyu 3000 tiao Weibo liuyan de neirong fenxi. *Xinwen luntan*, 2, 72–75.
- 邵穎濤 (2010)。《冥界與唐代敘事文學研究》。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Shao Yingtao (2010). *Mingjie yu Tangdai xushi wenxue yanjiu*. Nankai daxue wenxueyuan boshi lunwen.

貝爾納·斯蒂格勒(2012)。《技術與時間3：電影的時間與存在之痛的問題》(方爾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Stiegler, B. [2001].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3. Le temps du cinéma et la question du mal-être*. Paris: Editions Galilée.)

Beierna Sidigele (2012). *Jishu yu shijian 3: Dianying de shijian yu cunzai zhi tong de wenti* (Fang Erping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tiegler, B. [2001].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3: Le temps du cinéma et la question du mal-être*. Paris: Editions Galilée.)

貝爾納·斯蒂格勒、楊尚鴻(2020)。〈夢想器官學與原電影〉。《電影新作》，第5期，頁58-66。

Beierna Sidigele, Yang Shanghong (2020). Mengxiang qiguan xue yu yuan dianying. *Dianying xinzuozuo*, 5, 58-66.

李秉倫、黃光國、夏允中(2015)。〈建構本土哀傷療癒理論：儒家關係主義和諧哀傷療癒理論〉。《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第28期，頁7-33。

Li Binglun, Huang Guangguo, Xia Yunzhong (2015). Jiangou bentu aishang liaoyu lilun: Rujia guanxi zhuyi hexie aishang liaoyu lilun. *Zishang xinli yu fujian zishang xuebao*, 28, 7-33.

李紅濤、黃順銘(2017)。〈一個線上公祭空間的生成——南京大屠殺紀念與數字記憶的個案考察〉。《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期，頁5-26、126。

Li Hongtao, Huang Shunming (2017). Yige xianshang gongji kongjian de shengcheng—Nanjing Datusha jinian yu shuzi jiyi de gean kaocha.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1, 5-26, 126.

周葆華、鍾媛(2021)。〈「春天的花開秋天的風」：社交媒體、集體悼念與延展性情感空間——以李文亮微博評論(2020-2021)為例的計算傳播分析〉。《國際新聞界》，第3期，頁79-106。

Zhou Baohua, Zhong Yuan (2021). 'Chuntian de huakai qiutian de feng': Shejiao meiti, jiti daonian yu yanzhanxing qinggan kongjian—Yi Li Wenliang Weibo pinglun (2020-2021) weili de jisuan chuanbo fenxi. *Guoji xinwenji*, 3, 79-106.

胡適(1919)。〈不朽〉。《新青年》，第6卷第2號，頁96-106。

Hu Shi (1919). Buxiu. *Xin qingnian*, 6(2), 96-106.

胡安琪、姜紅(2020)。〈新媒介時代的身體傳播實踐——基於對「打卡」的考察〉。《安徽大學學報》，第6期，頁114-120。

- Hu Anqi, Jiang Hong (2020). Xinmeijie shidai de shenti chuanbo shijian—Jiyu dui 'daka' de kaocha. *Anhui daxue xuebao*, 6, 114–120.
- 約翰·彼得斯 (2017)。《對空言說：傳播的觀念史》(鄧建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原書Peters, J.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Yuehan Bidesi (2017). *Duikong yanshuo: Chuanbo de guannian shi* (Deng jianguo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yiwe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Peters, J.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馬歇爾·麥克盧漢 (2011)。《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McLuhan, M. [2003]. *Understanding media*. Corte Madera: Gingko Press.)
- Maxieer Maikeluhan (2011). *Lijie meijie: Lun ren de yanshen* (He Daokuan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cLuhan, M. [2003]. *Understanding media*. Corte Madera: Gingko Press.)
- 孫向晨 (2014)。〈向死而生與生生不息——中國文化傳統的生存論結構〉。《宗教與哲學》，第3期，頁223–235。
- Sun Xiangchen (2014). Xiangsiersheng yu shengshengbuxi—Zhongguo wenhua chuantong de shengcunlun jiegou. *Zongjiao yu zhexue*, 3, 223–235.
- 許煜 (2018)。《論數碼物的存在》(李婉楠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Hui, Y. [2016].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Xu Yu (2018). *Lun shumawu de cunzai* (Li Wanna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ui, Y. [2016].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章戈浩 (2020)。〈傳播與媒介研究的死亡盲點：一個生存媒介研究的視角〉。《全球傳媒學刊》，第2期，頁21–34。
- Zhang Gehao (2020). Chuanbo yu meijie yanjiu de siwang mangdian: Yige shengcun meijie yanjiu de shijiao. *Quanqiu chuanmei xuekan*, 2, 21–34.
- 彭蘭 (2013)。〈「連接」的演進——互聯網進化的基本邏輯〉。《國際新聞界》，第12期，頁6–19。
- Peng Lan (2013). 'Lianjie' de yanjin—Hulianwang jinhua de jiben luoji. *Guoji xinwenjie*, 12, 6–19.
- 彭牧 (2015)。〈靈屋、物質性與冥界的日常生活〉。《世界宗教文化》，第3期，頁55–6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 Peng Mu (2015). Lingwu, wuzhixing yu mingjie de richang shenghuo. *Shijie zongjiao wenhua*, 3, 55–60.
- 費艷穎、曹廣宇(2015)。〈儒、道二家生死觀之比較與互滲〉。《貴州社會科學》，第10期，頁23–27。
- Fei Yanying, Cao Guangyu (2015). Ru, Dao erjia shengsiguan zhi bijiao yu hushen. *Guizhou shehui kexue*, 10, 23–27.
- 賈曉明(2005)。〈從民間祭奠到精神分析——關於喪失後哀傷的過程〉。《中國心理衛生雜誌》，第8期，頁67–69。
- Jia Xiaoming (2005). Cong minjian jidian dao jingshen fenxi—Guanyu sangshi hou aishang de guocheng. *Zhongguo xinli weisheng zazhi*, 8, 67–69.
- 楊曉茹(2010)。〈傳播學視域中的微博研究〉。《當代傳播》，第2期，頁73–74。
- Yang Xiaoru (2010). Chuanboxue shiyu zhong de weibo yanjiu. *Dangdai chuanbo*, 2, 73–74.
- 鄭震(2019)。〈共在的文化解釋——一種關係主義的視角〉。《人文雜誌》，第10期，頁116–128。
- Zheng Zhen (2019). Gongzai de wenhua jieshi—Yizhong guanxi zhuyi de shijiao. *Renwen zazhi*, 10, 116–128.
- 魏孟飛(2017)。〈生死與時間：以《莊子》為中心的考察〉。《中國哲學史》，第3期，頁62–68。
- Wei Mengfei (2017). Shengsi yu shijian: Yi Zhuangzi wei zhongxin de kaocha. *Zhongguo zhixue shi*, 3, 62–68.
- 讓·波德里亞(2012)。《象徵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Baudrillard, J. [1976].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 Rang Bodeliya (2012). *Xiangzheng jiaohuan yu siwang* (Che Jinshan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Baudrillard, J. [1976].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rnold, M., Gibbs, M., Kohn, T., Meese, J., & Nansen, B. (2017). *Death and digital media*. London: Routledge.
- Bingaman, J. (2020). “Dude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towards a celebrity death”: Parasocial grieving and the collective mourning of Kobe Bryant on Reddit.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 Bollmer, D. (2013). Millions now living will never die: Cultural anxieties about the afterlife of informati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9(3), 142–151.

- Brubaker, J. R., & Hayes, G. R. (2011). "We will never forget you [onlin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post-mortem MySpace comments. Paper presented at 2011 CSCW, Hangzhou, China.
- Brubaker, J. R., Hayes, G. R., & Dourish, P. (2013). Beyond the grave: Facebook as a site for the expansion of death and mourn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9(3), 152–163.
- Cadell, S., Lambert, M., Davidson, D., Greco, C., & Macdonald, M. (2020). Memorial tattoos: Advancing continuing bonds theory. *Death Studies*, 46, 132–139.
- Carroll, B., & Landry, K. (2010). Logging on and letting out: Using online social networks to grieve and to mourn.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30(5), 341–349.
- Cesare, N., & Branstad J. (2018). Mourning and memory in the Twittersphere. *Mortality*, 23(1), 82–97.
- DeGroot, M. (2018). A model of transcorpore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oward/with/to the deceased.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78(1), 43–66.
- de Vries, B., & Rutherford, J. (2004). Memorializing loved ones on the World Wide Web.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49(1), 5–26.
- Field, N., & Friedrichs, M. (2004). Continuing bonds in coping with the death of a husband. *Death Studies*, 28, 597–620.
- Field, N. P., Orsini, L., Gavish, R., & Packman, W. (2009). Role of attachment in response to pet loss. *Death Studies*, 33, 334–355.
- Foster, T. L., Gilmer, M. J., Davies, B., Dietrich, M. S., Barrera, M., Fairclough, D. L., & Gerhardt, C. A. (2011). Comparison of continuing bonds reported by parents and siblings after a child's death from cancer. *Death Studies*, 35(5), 420–440.
- Furedi, F. (2004). *Therapy culture: Cultivating vulnerability in an uncertain age*. London: Routledge.
- Gibson, M. (2007a). Some thoughts on celebrity deaths: Steve Irwin and the issue of public mourning. *Mortality*, 12(1), 1–3.
- Gibson, M. (2007b). Death and mourning in technologically mediated culture. *Health Sociology Review*, 16(5), 415–424.
- Goh, D., & Lee, C. (2011). An analysis of tweets in response to the death of Michael Jackson. *Aslib Proceedings: New Information Perspectives*, 63(5), 432–444.
- Graham, C., Gibbs, M., & Aceti, L. (2013).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the death, afterlife, and immortality of bodies and data.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9, 133–141.
- Hallam, E., Hockey, J., & Howarth, G. (1999). *Beyond the body: Death and social ident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arju, A. (2014). Socially shared mourning: Constr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New Review of Hypermedia and Multimedia*, 21, 123–145.

- Howarth, G. (2007). *Death and dying: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Jalland, P. (2010). *Death in war and peace: Loss and grief in England 1914–19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nsson, A., & Walter, T. (2017). Continuing bonds and place. *Death Studies*, 41(7), 406–415.
- Kasket, E. (2012). Continuing bonds in the age of social networking: Facebook as a modern-day medium. *Bereavement Care*, 31(2), 62–69.
- Klass, D. (2006). Continuing conversation about continuing bonds. *Death Studies*, 30(9), 843–858.
- Klass, D., Silverman, P. R., & Nickman, S. (1996). *Continuing bonds: New understandings of grief*.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 Klass, D., & Walter, T. (2001). Processes of grieving: How bonds are continued. In M. S. Stroebe, R. O. Hansson, W. Stroebe, & H. Schut (Eds.), *Handbook of bereavement research* (pp. 431–448).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Klastrup, L. (2015). “I didn’t know her, but...”: Parasocial mourning of mediated deaths on Facebook RIP pages. *New Review of Hypermedia and Multimedia*, 21, 146–164.
- Lagerkvist, A. (2017). Existential media: Toward a theorization of digital thrownness. *New Media & Society*, 19(1), 96–110.
- Leaver, T. (2015). Researching the ends of identity: Birth and death on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Society*, 1(1), 1–2.
- Leaver, T., & Highfield, T. (2018). Visualising the ends of identity: Pre-birth and post-death on Instagram.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1), 30–45.
- Lee, P. Y. (2014). Exploring the phenomenon of dream of the deceased and healing of bereavement. *Taiwan Journal of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44, 47–66.
- Lyu, X., Chen, Z., Wu, D., & Wang, W. (2020). Sentiment analysis on Chinese Weibo regarding COVID-19.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Chinese computing*. Paper presented at NLPCC 2020, Zhengzhou, China.
- Marwit, S. J., & Klass, D. (1995). Grief and the role of the inner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ceased.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30(4), 283–298.
- Moore, J., Magee, S., Gamreklidze, E., & Kowalewski, J. (2019). Social media mourning: Using grounded theory to explore how people grieve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79(3), 231–259.
- Moss, M. (2004). Grief on the web.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49(1), 77–81.
- Roberts, M. E., Stewart, B. M., Tingley, D., & Airoidi, E. M. (2013). *The structural topic model and applied social sc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ICONIP 2013, Deagu, South Korea.

- Roberts, P. (2004).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Community in the virtual cemetery.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49(1), 57–76.
- Root, B. L., & Exline, J. J. (2014). The role of continuing bonds in coping with grief: Over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Death Studies*, 38, 1–8.
- Shuchter, S. R., & Zisook, S. (1993). The course of normal grief. In M. S. Stroebe, W. Stroebe, & R. O. Hansson (Eds.), *Handbook of bereave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pp. 102–1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fka, C. J. (2009). Adolescents,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Coping with loss in the digital world. In D. E. Balk & C. A. Corr (Eds.), *Adolescent encounters with death, bereavement, and coping* (pp. 158). New York: Springer.
- Stroebe, M. S. (2001). Bereavement research and theory: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4, 854–865.
- Walter, T. (1994). *The revival of death*. London: Routledge.
- Walter, T. (1996). A new model of grief: Bereavement and biography. *Mortality*, 1(1), 7–25.
- Walter, T. (2001). From cathedral to supermarket: Mourning, silence and solidarit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9(4), 494–511.
- Walter, T. (2011). Angels not souls: Popular religion in the online mourning for British celebrity Jade Goody. *Religion*, 41(1), 29–51.
- Walter, T., Hourizi, R., Moncur, W., & Pitsillides, S. (2012). Does the internet change how we die and mourn? Overview and analysis.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64(4), 275–302.
- Walter, T. (2015). New mourners, old mourners: Online memorial culture a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mourning. *Review of Hypermedia & New Media*, 21, 10–24.
- Willis, E., & Ferrucci, P. (2017). Mourning and grief on Facebook: An examination of motivations for interacting with the deceased.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76(2), 122–140.

本文引用格式

姜紅、胡安琪、方俠旋 (2022)。〈生死界面：與逝者的數字「交往」〉。《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62 期，頁 69–103。